



淑女文学馆
公主天下系列 003
Mini Miss 出品

清河

珠宛传 (贰)

沧海·镜 著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淑女文学馆
公主天下系列003
mimi出品

清河

珠宛传 (贰)

沧海·镜◎著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· 长春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河公主·洙宛传.(贰)/沧海·镜著.——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,2017.4

(淑女文学馆.公主天下系列;3)

ISBN 978-7-5498-3102-9

I. ①清… II. ①沧… III. ①儿童小说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4606号

清河公主·洙宛传(贰)

Qinghe Gongzhu · Zhuwan Zhuan (Er)

-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著 者 | 沧海·镜 |
| 出 版 人 | 孙洪军 |
| 总 策 划 | 阿 朱 |
| 责任编辑 | 施 岚 胡晓路 |
| 特约编辑 | 雷凌云 |
| 图书统筹 | 阿 朱 三木卷卷 |
| 绘 图 | 王雅博 |
| 书籍装帧 | 胡静梅 |
| 美术编辑 | 兰博文 |
| 作家经纪部 | 卢晓凤 |
| 开 本 | 700mm × 1000mm 1/16 |
| 字 数 | 210千字 |
| 印 张 | 13 |
| 版 次 | 2017年4月第1版 |
| 印 次 |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|
-

- | | |
|-----|--|
| 出 版 | 吉林摄影出版社 |
| 发 行 | 吉林摄影出版社 |
| 地 址 |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
邮编: 130062 |
| 电 话 | 总编办: 0431-86012616
发行科: 0431-86012602 |
| 网 址 | www.jlsycbs.net |
| 经 销 |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|
-

书 号 ISBN 978-7-5498-3102-9

定价: 22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,电话:010-51908584



目录

- 001 | 楔子
- 003 | 第一章 困临雍州
- 031 | 第二章 帝星陨落
- 057 | 第三章 贬作宫女
- 083 | 第四章 流亡晋国
- 105 | 第五章 孤胆侠心
- 127 | 第六章 清河归来
- 157 | 第七章 凤凰涅槃
- 187 | 尾声
- 189 | 番外 慕容冲

楔子

马车里，朱婉靠在车壁上，对面的苻宏此刻全身紧绷，俊美的脸上表情严肃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他出来捉她回宫，竟然在回程中遇到刺客！

秦国内政向来平和，帝君苻坚在位期间将秦国实力增强到令周边国家忌惮的程度，甚至吞并了她的国家“燕”。朝中又有邓羌、王猛、张蚝等苻坚一手提拔起来的大将，令他在朝中极有威信，是实权完全掌握在手中的帝王。而苻宏已被立为太子多年，如何会在这个时候被刺？

朱婉此刻心中疑惑，却知道现在是逃跑的最佳时机！刺客的目标只有苻宏，她可以趁乱逃走！

“我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，阿宛。”脑海中正闪过逃跑的念头，苻宏却突然开了口。月光透过车窗打在他脸上，虽然是一张男人的脸，却白暂而有光泽，毫无瑕疵。这个少年日渐成长，如同许多皇家子嗣，他的外表日渐冷漠，还带了些戾气，骨子里却依旧透着一股温润。

朱婉收回视线，缓缓合上眼，即使是这样又如何？早在秦灭掉燕之时，他们就已经无法再站在同一片天空之下。

马车突然剧烈一晃，紧接着整辆车都摇摆震荡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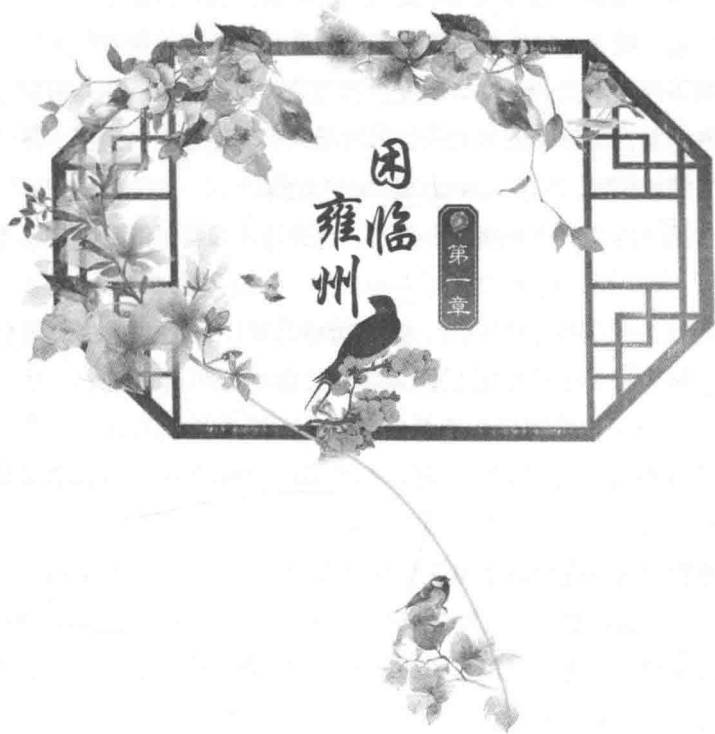
苻宏脸色大变：“车夫出事了！”他迅速拉开车帘，坐在车前的车夫胸口中的一箭，瘫倒在一侧，马失去控制，开始乱跑乱撞！为了控制马车，他立刻拉住缰绳坐在了驾车位上，狠狠地甩了一下缰绳：“驾！”

就是现在！朱婉在苻宏坐上驾车位的瞬间，从车中蹿出，纵身一跃，跳了下去！

巨大的惯性让她在落到地面时连续滚了十几个跟头，手臂和脚都被划出无数血痕，额头也被撞伤了，血从脸上淌下来，几乎遮住了她的眼睛。

马车上，苻宏狠狠地转过头，握着缰绳的手青筋暴起，幽深的瞳孔中映出孤零零倒在地面上的朱婉，直到她越来越小，越来越远……

“慕容洙宛！”他低低地吼了一声。





微风吹过，屋檐下悬挂的风铃发出一阵清响，雀鸟自屋檐纷纷飞起，朱婉在井沿边打起一桶水，她抬起头望向天空。身旁的梨树伸展着粗大的枝干，枝叶交错，漏下缕缕阳光，照得水桶里的水闪起了光亮，在一旁站着的是一个小麦色皮肤的少女，洗得发白的青色长裙衬着她单薄的身躯，滑落下来的发丝拂过脸颊上的零星雀斑，只有一双眼睛依旧清澈明亮。

朱婉本是一名流落在燕国的小乞儿，机缘巧合顶替了燕国公主慕容洙宛的身份。

刚开始成为一国公主的时候，她既彷徨又害怕，虽然当上公主她可以衣食无忧，但是这身份背后存在的阴谋诡计让她担心不已。后来，她认识了慕容一族的人，虽无血缘关系，但互相照顾、一同成长的慕容冲，活泼可爱曾是公主洙宛青梅竹马的慕容宝，还有那个承担着扭转整个国度命运的责任的哥哥慕容暉。

她开始接受这个身份，承担这个身份的责任，可最终一切都被一场战争毁灭。燕国灭亡，慕容皇族也沦为秦国臣子，而她与慕容冲，被迫进了秦宫。

在秦宫生存并不易，更何况秦国太子苻宏一心想毁灭慕容一族。她为了活命，从苻宏手里逃了出来。

只可惜，慕容冲却被他连刺九剑，不知是死是活。

现如今，她化名阿宛，躲在这个地方足足两年，为了不被苻宏找到，她用无花果树叶汁改变自己的肤色，又点了雀斑在脸上，隐姓埋名住在这距离长安城六十里外的华阴县。

这两年里，她陆陆续续从外面得了一些消息，慕容冲原是被苻宏所刺，当时却并未传出他死亡的消息，而是在两年后，也就是上个月，她在镇上一家客栈打听消息的时候，得知燕帝君胞弟慕容冲病逝，慕容一族护送慕容冲的棺木前往平阳，入土安葬。

照此推理，当年苻宏虽连刺慕容冲九剑，他却并没有死。她无法想象慕容

冲是如何活下来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如今他会突然病逝。难道是旧伤复发？或是被人陷害？人死后都是要叶落归根，为何慕容一族不将他送回邳城安葬，而是送往平阳？或许只是秦官或者慕容一族放出的掩人耳目的假消息，慕容冲其实并没有死？

疑团聚在心头，朱婉日日猜测，想得头都痛了，她知道自己再这么想下去也无济于事，便做了一个决定——既然慕容一族护送慕容冲的棺椁去了平阳，她便去平阳！无论慕容冲是死是活，她都要见到他，她要亲眼确认！

平阳城距离华阴县很远，朱婉没有马车，只能混在一个从华阴县到雍州采办货物的商旅队伍中，打算在雍州城的驿站寻找去往平阳城的马车。

去雍州城的路并不长，只需走两天一夜。商队在大约行进了一天后的停在一间茶摊旁，歇息休整。朱婉正好也有些饿了，就在茶摊上买了一壶茶，又买了几个馒头。

茶摊设在路边，朱婉挑了一张在棚外的桌子坐下。吃了一天一夜的干粮，好不容易见到热腾腾的馒头，她也不顾滚烫就吃了起来。吃到第二个馒头的时候，朱婉忽然感觉到有人一直盯着自己，低下头，看到离桌子只有几米远的地方，站着一个小女孩。

那女孩穿着一身脏兮兮的衣服，头的两侧各梳了一个髻，双手冻得发紫，脚上那双鞋更是被磨得不成样子。

朱婉拿起碟子里的一个馒头，递了过去：“你要吃吗？”

小女孩明显一怔，难以置信地看了朱婉很久，然后一下子涨红了脸，小心翼翼地伸出手，摊向她。朱婉笑了笑，将那个馒头放在她的手中。她立刻拿起馒头吃了起来，因为吃得太急被噎住，拼命咳嗽起来。

朱婉又将自己的茶杯递了过去：“喝吧。”

许是感觉到了善意，小女孩的警惕明显降下许多，捧过茶杯喝了几口，又抬起头感激地看着朱婉。她张了张嘴，似乎说了一句谢谢，却并没有发出声。

朱婉怔了怔：“你不能说话吗？”

小女孩缩了缩肩膀，点点头。朱婉心中一惊，立刻蹲下身，与她平视：

“你的家人呢？你家在哪里？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？”

“在雍州”，当看见女孩竟然伸出手在地上写下这几个字，朱婉更是吃惊，她这才注意到眼前这个女孩的衣服虽然又脏又破，料子却是云锦，上面还有刺绣，而且贫穷人家一般穿草鞋，她穿的却是绣鞋。

“你可以告诉我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”

女孩原来是雍州马家的小姐，名为马瑶。七天前她与家人外出赏灯，却被人贩子拐骗，一路带往长安，要将她卖给另一户人家做丫鬟。就在前两天，人贩子因为分赃问题起了争执，她便趁机逃出来。

虽然认得回雍州的路，但因为身无分文，她饿了很久，又昏昏沉沉地走了许多路，到后来实在忍不住了，才站在路边看朱婉吃馒头。

朱婉本来就准备在雍州的驿站租马车，既然顺路，她决定将这个小女孩送回家去。她伸出手，擦去女孩脸上脏兮兮的泥土，扬起一个笑容：“我叫阿宛，正准备去雍州城。你放心，我会把你送回家的。”

朱婉虽然改变了肤色，眼睛却依然漂亮，小女孩怔怔地望着她，几乎被她耀眼的笑容吸引住，一动不动，内心深处如有一股清泉流淌而过。过了许久，她一下子扑入朱婉的怀中，嗅着朱婉身上若有似无的香味，用力点了点头。

马家在雍州城算是大户人家，当朱婉带着马瑶进入雍州城时，立刻就有马家的人追了上来。原来自从马瑶走丢，马家几乎出动了所有的家丁，挨家挨户去寻找，但凡有觉得像的小女孩，都会拦下来问一问。

好不容易找回马瑶，他们对朱婉千恩万谢，迎朱婉入府，摆酒宴，奉上银两感谢她，反倒让朱婉觉得不太好意思：“只是举手之劳。”

“姑娘，于你而言是举手之劳，于我们而言却是再造之恩。”马家的家主是个年过三十的男子，他脸上的感激之情几乎要溢出来了。这也让朱婉十分震惊，大户人家重男轻女很是常见，刚才进门她也看到了几个男孩，听领路的下人说，他们跟马瑶一样是马家的孙儿，她没想到这马瑶在马家竟还有这样的地位。

朱婉陪着马家的人吃了一会儿酒，已经被清洗干净换了新衣服的马瑶就被

下人带了上来。重新打扮过的马瑶更加漂亮可爱，小脸白白嫩嫩，可爱的发髻下还有一对精致的耳朵，透过厅堂的灯光，甚至可以看见里面细小的血管。

大约是朱婉盯着她耳朵的目光过于强烈，那对精致的小耳朵竟慢慢红了起来，十分可爱。

马家过于好客，朱婉原本只想送马瑶回府，却被留下来好酒好菜款待，还被留下住了一晚。在得知她要前往平阳城之后，马家家主立刻为她做了安排：

“阿宛姑娘，正好三日后我们有一批货要送去平阳城，届时可以带上阿宛姑娘一同前往。”

如此，朱婉也便应承下来，决定先在马府住上几日，等三日后与马家送货的车队一同前往平阳城。



马瑶像是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，她拉着朱婉逛遍了马府，又带着她去雍州城街上，看人来人往的闹市，听一声一声吆喝。马瑶无论看见什么吃的都会买，无论什么有趣的东西都抱起来送入朱婉的怀里。

朱婉有些哭笑不得，抱着一大堆东西跟在后面，嘴里才吃了一颗糖果，又被塞了一口糕点。

第一天逛了马府，第二天又逛遍了闹市。第三天，朱婉实在累得不行了，就喊住她：“阿瑶，我们去酒楼休息一下，下午你还想去哪儿玩，我都陪你。”

马瑶用力点了点头，扬起一抹灿烂的笑容。

雍州城的酒楼不算豪华，却十分精致。朱婉点了几个小菜，又要了一壶茶，与马瑶坐在靠窗的位置吃了起来。因为是二楼，从窗边望下去，可以看到下面密密麻麻的小摊位。

曾几何时，她也像今天这样逛过许多地方，身边还有许多朋友和同伴，可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会有怎样的变化，就像没有人能够预知燕国会灭亡一样。朱婉低下头，看着茶杯中麦色肌肤的自己，她已经不再是皇宫中的公主，而是变成了一个普通人。

马瑶似乎感觉到她的悲伤，抬起手想要安慰，突然一群衣着华丽的少爷从酒楼大门浩浩荡荡地进来，其中领头的一个人穿着鸦青色衣衫的少年，正趾高气扬地朝着店内喊道：“店家，把其他客人都赶出去，这家酒楼今天小爷我包了！”

掌柜立刻从堂内出来，看见这少年时表情都变了：“简少爷，你看这……许多客人才吃到一半。不如这样，三楼还有一间最好的包厢，我给您留着。”

“什么包厢?!我让你清了这里所有的人!”那少年眉头一皱，狠狠地踹了一脚对面的桌子，桌子上的茶杯碗碟碎了一地。

朱婉皱起眉头，这种纨绔子弟她虽然见得多了，但像这样肆无忌惮的还是

头一个。周围的其他客人已经陆陆续续站了起来，似乎不想惹这个祖宗：“走吧，快走。那是城主的儿子。”

“城主的儿子？就是那个小魔王简元珩？天哪，昨天他不是才砸了一个玉器店吗？今天又闹到酒楼来了。”

“快走快走，我可不想招惹他。”

城主的儿子？朱婉还在打量那人，对面的马瑶不知怎的低下头，紧紧握着自己的裙摆。

“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换一家店，走吧。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她也不想在这个节骨眼出什么乱子。朱婉站起身拉着马瑶从二楼下来，准备离开这间酒楼。

怎料她们走下楼的时候与正好要上楼的简元珩碰上了。那少年一看是两个小丫头，立刻不耐烦地冲着她们吼：“挡我的道儿了，快滚下去！”朱婉拉着马瑶就要快步走下去，跟在简元珩身后的那群人却不依不饶地起哄：“元珩是叫你们‘滚’下去，不是走下去！”

“是啊是啊，还不快滚着下去？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

简元珩本来就嚣张跋扈，听身边的人这么起哄，也跟着嚷起来：“不滚吗？我来帮你们。”他伸出手朝着马瑶抓过去。

眼看就要抓上了，朱婉突然抬脚直接踹在了最靠近她的几个少年的膝上。那群少年站立不稳，开始成片地往后倒，这个人踩了那个人的脚，这几个又撞到了那几个的身上，原本站在楼梯上的一大群人就这么跌跌撞撞地全摔了下去。

还伸着手的简元珩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，难以置信地看向朱婉：

“你……你竟敢踢我的人?!”

朱婉本来就看不惯这些人，本来想息事宁人直接走开，但现在已经得罪了，也不怕再得罪得多一点儿：“啊呀，刚才你让我们滚，我弯腰的时候脚滑了一下。”

滑落下来的发丝拂过脸庞，脸上还有几颗黑黑的雀斑，她明明不是一个漂亮的女孩，却拥有一双令人难以忘怀的眼睛，明亮至极，而现在这双眼睛里满是讥讽！简元珩气炸了，他想要抓住朱宛，却被她轻巧躲过，反而扣住他的脑袋重重按在楼梯扶手上：“你的脸怎么这么白？是不是抹粉了？”

说罢，还在他脸上摸了一把。

简元珩天生肤白，一向引以为傲，没人敢嘲弄，如今被朱宛这么一欺负，气得脸色铁青。

下面那群人一看情况不对，全部爬起来要抓朱宛。朱宛眼疾手快地拉起马瑶，朝着大门的方向跑，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追出来。

马瑶被牵着手，拼命跑着。她抬起头，看到在阳光照耀下，几乎每一根被风扬起的发丝都闪闪发光的朱宛，像是充满了力量，她突然充满了动力，觉得仿佛只要这么跟着她，就可以去天底下任何一个地方。

这是她从未有过的感觉。

长久以来，她被安置在马家四四方方的院落里，纵然是仰起头看到的天空，也是被分割成一块一块的四方形，所有人都告诉她，不能随意动，要端庄，要大方，要得体。她必须在这屋檐下，做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大家闺秀。所以她从未如此奔跑过，向着风，向着光，向着自由。

她们一直跑到城郊，跑到身后那群人已经放弃追逐才停下。脚下是成片成片的草地，远处相接的山脉被云雾覆盖缭绕，阳光照在一棵巨大的榕树上，榕树下，丝丝光缕像星光一样照在两个人的脸上。

朱宛渐渐慢下了脚步，迎着风，她转过头来：“看到那边的天空和山了吗？我希望有一天，等我见到想见的人，完成想做的事之后，可以走遍阳光照耀的每一个地方，然后找一处最美最好的地方，盖一间草屋，永远住在那儿。”

此刻，好像全天下的光芒都映在她脸上，又好像星辰刹那闪亮，马瑶就这样怔怔看着，像是从来没见过有人可以笑得这般温暖，这般动人。

不知不觉间，她也缓缓笑了，心底深处涌上一个念头：希望阿宛可以一直笑下去，一直这样笑下去才好。

三



雍州城城主府邸里，简元珩脸色铁青地发了几通火，底下的奴仆小心翼翼地端了一杯茶上去：“少爷，已经派人去打探了，有人前些天见过那两个女孩，肯定能查出她们的来历。”

“哼，总归是在雍州城，我就不信查不出来！”简元珩第一次被人这样欺负，恨不得把之前摸了他脸的朱婉大卸八块！以前好像从未在城里见过那两个女孩，到底是打哪里来的？

马府里，朱婉却已经开始收拾行李了。明天马家去平阳的车队就要出发，她也要与马瑶道别。马瑶像是知道她即将离去，不知怎的就躲在房间里不肯出来，朱婉想要道别都见不到人。马府的人欲挽留朱婉几日：“小姐不愿见你，是不舍姑娘离去。阿宛姑娘，不如你再多留几日，我们每个月都会有车队去平阳的。”

朱婉犹豫了片刻，最终还是摇了摇头：“留得越久越不舍，早点儿离去也好。”

当天夜里，朱婉执笔给马瑶写了一封书信。她将书信放入信封后前往马瑶的闺房，将这封信塞于房门下，等第二天马瑶起来，就可以看见。

然而走到马瑶房外时，却发现里面黑灯瞎火，门也是敞开的。

半夜三更的，她去什么地方了？朱婉有些奇怪，跨进屋里，准备将信放在桌上，却发现桌上竟然已经有了一封信！

那信像是刚拆开没多久的，朱婉微微蹙了眉头，伸手将信打开。信中只简单提了一些离别的话，然后约马瑶子时去西城桥口见……等等，落款是阿宛？她的名字？

怎么可能？她一直待在自己房间里，什么时候写过这么一封信？

哗啦啦——暴雨倾盆。茫茫的夜色中，只有河道两边的屋檐下悬挂的灯笼还闪烁着些许光亮。朱婉顾不上通知马府的人，只身一人撑着油纸伞，焦急地朝着西城桥头跑去！马瑶是被什么人诱骗了出去？会是谁做的？她会不会遇到

危险？

她的心悬了起来，焦虑不已，西城桥已经渐渐出现在她的视野中，她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，拼命朝着那边冲去。

弥漫的雨雾中，只见一人素衣染血，身子蜷缩成一团，跪坐在石级上，长发披散在肩，脸上满是血污！大约是听见了脚步声，蜷缩的人缓缓抬起头，狼狽的模样，痛苦的表情，一双含着泪的眼在看到她的那一刻涌起波澜。

“阿瑶！”朱婉几步冲上去，她看见马瑶身上都是伤痕，看不清是被什么东西打的，一条一条，血渍斑斑。

“别怕，别怕……我带你回家，我让大夫医治你，你不会有事的！”将伞夹在脖颈和肩膀间，她伸手将马瑶抱了起来，拼尽全力跑向马府。

女孩靠在她的身上，乌黑的眼眸却瞬间化成一汪水潭，深得可怕。

看到朱婉抱着血淋淋的马瑶回来，马府上下乱作一团，请大夫的请大夫，烧热水的烧热水。朱婉等候在屋外，一直到天明，几位大夫才从里面出来。朱婉上前询问，大夫告知，马瑶身上的伤并不严重，像是被竹条鞭打所致，好在都是外伤，上了药之后休养个把月即可。

“也不知道是何人所为，竟然对这么一个孩子下手。”大夫摇着头，背着药箱离去。

马瑶被骗出府后只挨了一顿鞭打，看样子对方是刻意寻仇来了。但在雍州城里，马瑶几乎不怎么出门，马家这些年做生意走的是和气生财路线，也没结什么仇怨，到底是何人所为？

朱婉脑海里猛地闪过一个身影，她想起之前与马瑶在酒楼得罪过简元珩：“我有一事，想告知诸位。”她将酒楼一事复述了一遍，却又提醒道，“那时只是小孩间的打闹，未必会是那人所为。”

马家家主蹙着眉：“便是如此，也要查一查。”

他立刻下令，顺着简元珩这条线，着手调查此事。

因为马瑶受伤，马家去平阳城的计划就得延后。朱婉没办法搭乘马家的顺风车，便决定自己去驿站租一辆马车。偏偏在这一天，马家的人已经查出了马

瑶受伤一事的罪魁祸首，据说，有人曾亲眼看见城主之子简元珩派了小厮悄悄来给马瑶送信。

马家家主大怒，当即派人去了城主府，非要讨个说法。

下午时分，城主的轿子就到了马府门口，一个中年男子拎着简元珩进来，一把将那小子丢在地上，朝马家家主赔罪：“马老爷，都是本官管教不严，叫这小子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！本官已经问了他几个贴身奴仆，昨夜确实是元珩将马小姐唤出府，还伤了小姐，犯下大错。今日本官送这逆子前来，便是给马家赔罪，挨板子也好，送到衙门坐牢也好，都让他尝尝滋味！”

“胡说！我是派人写信要骗她出来，但我根本没有打她！”跌在地上的简元珩几乎气炸了，“我昨天都没见到她这个人！”

“逆子！马小姐受了那么重的伤，你还敢推卸责任！”城主今日押着简元珩前来，本是想让马家消气，好免了这小子的罪，怎料他如此不知好歹，立刻唤了两个手下，直接把简元珩按倒在地，重重打了起来。

简元珩那么要面子的一个人，当着众人的面被这样按在地上。藤条抽在他身上，围观的人看了都直打战，更别说被打的人。

“我就是没有打过她！她的伤根本不是我弄的！”简元珩的手指紧紧抠住地上的石板，撕心裂肺地吼叫，“我在西城城门口等了一个多时辰，她连个影子都没露！你就是打死我，我也没伤过她！”

朱婉十分无语，这混世魔王，干了那样的事却死不承认。

马家的人虽然生气，但知道这小子毕竟是城主的儿子，在打了十几下后便劝说城主收了手，只道让他回去好好管教，送去衙门就算了，毕竟只是一个孩子。

简元珩被带回去的时候抬起头，看了一眼站在身侧的朱婉，恨声道：“你们都瞎了眼！”

他身上的伤口渗出血，浸红了他的外衣，可是他的表情却是那么坚决。朱婉有些怔住，简元珩被打成这样都不肯承认，难道真不是他做的？回想起来，简元珩在雍州城虽然横行霸道，但从不掩饰，他如果真的伤了马瑶，也没必要